



欧美当代经典文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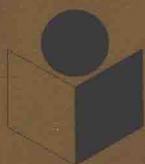
虎啸鸟

[德] 乌韦·蒂姆/著

陈俊/译



德意志
青少年文学奖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欧美当代经典文库

虎 啸 鸟

[德] 乌韦·蒂姆 / 著

陈 俊 / 译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虎啸鸟 / (德) 蒂姆著; 陈俊译. -- 石家庄: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6
(欧美当代经典文库)
ISBN 978-7-5376-7383-9

I. ①虎… II. ①蒂… ②陈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2974号

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: Die Piratenamsel

Author: Uwe Timm

Title: Die Piratenamsel.

illustrated by Gunnar Matysiak

Copyright © Nagel&Kimche im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Wien 1991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 Culture GmbH, Germany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冀图登字 03-2014-055

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北斗耕林文化传媒(北京)有限公司取得,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
未经耕林许可, 禁止任何媒体、网站、个人转载、摘编、镜像或利用其他方式使用本书内容。

欧美当代经典文库 虎啸鸟

著 者 [德] 乌韦·蒂姆

译 者 陈 俊

责任编辑 董素山

策划监制 敖 德

特约编辑 火棘果子 李困困

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 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050051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3.5

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8000

书 号 ISBN 978-7-5376-7383-9

定 价 1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序

刘绪源

这套“欧美当代经典文库”规模相当大，共有五十来种。时间跨度也不小，几位十九世纪末出生的作者也被收入囊中——可见这里的“当代”是用以区别于“古代”的概念，它包含了通常意义上的“近代”和“现代”。这样一套书的启动与陆续出版，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。将近二十年前，在我的理论书稿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付印出版的时候，就曾暗想，如果有一套内容丰富多彩的世界儿童文学的翻译作品集能同时问世，如果读者在读这本理论书时，可以不断从译作中找到相关的作品及体验，那该有多好！当时这话是不敢和人说的，因为拙著还没受到读者和时间的检验，是否站得住脚，实在毫无把握。现在，虽然书已印了三版，但仍须接受读者和时间的检

验，仍不敢肯定它是否站得住脚，而我还是渴望有一套大型翻译作品集可与之对读。不是说要用作品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，而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书引发更多读者、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共同思考。这样思考的结果，可能恰恰证明了拙著的不正确或不严密，而这更为喜人——这不就使理论得到突破，使认识得到了推进吗？中国从来就有“左图右史”之说，这可指图与史的对读，也可引申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互补，阅读作品与理论思考的互参。所以，借此重提我的一些粗浅的思考，无非就是抛砖引玉的意思。

在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中，我把儿童文学大致分为“爱的母题”“顽童的母题”与“自然的母题”，这样就可发现，各个种类的、差异极大的儿童文学作品，其实是同样合乎法则的，它们会从不同角度帮助不同年龄的儿童获取审美感受，体验世界和人生，并得到文学的乐趣。而此前，我们的眼光是非常局限的，不习惯于将各类作品尽收眼底，因而常有人理直气壮地排斥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创作。这里，“爱的母题”体现了成人对儿童的视角，“顽童的母题”体现了儿童对成人的视角，“自然的母题”则是儿童与成人共同的面向无限广阔的大自然的视角。在“爱

的母题”中又分出“母爱型”与“父爱型”两类，前者是指那些对于幼儿的温馨的爱的传递，如《白雪公主》《睡美人》《小红帽》等早期童话都属此类，从这里找不到多少教育性，甚至故事编得也不严密，但世代流传，广受欢迎，各国的母亲和儿童都喜欢；后者则是指那些相对较为严肃的儿童文学，它们要帮助孩子逐步认识体验真实的世界和严峻的人生，所谓“教育性”更多地体现在这类作品中。但真正好的“父爱型”作品也必须是审美的，它们让儿童在审美中自然地引发对自己人生的思考，而不应有说教的成分——它们仍应像上好的水果，而不应像治病的药。

我欣喜地看到，在这套大书中，“三大母题”都有丰满的体现。一眼望去，满目灿烂，应接不暇。这里既有《小熊温尼·菩》《蜜蜂玛雅历险记》《小袋鼠和他的朋友们》等“母爱型”作品；也有《野丫头凯蒂》《疯狂麦基》《老人与海》等“父爱型”作品；更有《马戏小子》《傻瓜城》等“顽童型”作品，还有《狗狗日记》等合乎“自然母题”的佳作。有些作品可以说是不同母题的结合。如翻译家李士勋先生新译的《魑蝠小子》四部曲，细致生动地刻画了吸血蝙蝠的特性，却又加入了合理地改造这种动物的构思和设

想，这就在“自然的母题”基础上添入了“母爱型”的内容，使其具有了一点儿近乎“科幻”的成分，这是很有趣的文学现象。细读这套书中的各类作品，一定会有更多更新鲜的发现。这是很令人期待的。

这套书让人百读不厌，它们既吸引尚不识字的幼童，也会使八十岁的老人为之着迷。刚刚译毕的德国作家邦瑟尔斯的《蜜蜂玛雅历险记》，初版于1912年，距今已一百多年了，在德国和世界各地，三岁的孩子入睡前常会要父母给他们念一段这个小蜜蜂的故事，可是据熟悉此书的朋友介绍，爱读这本童话的成年人，一点儿不比儿童少。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，本来不是给孩子写的，现在奉献给少年读者，同样非常合适。这说明了什么？我以为，这恰好证明了一点：真正第一流的儿童文学，应该是儿童喜欢，成人也喜欢的；它们在儿童文学里是一流精品，拿到成人文学里去比一下，毫无疑问，应该还是一流！如果一部作品孩子看着喜欢，成人一看就觉得虚假造作粗劣无趣，它的价值就十分可疑。同样，一部作品在儿童文学领域听到了一点儿好话，拿到成人文学中去一比就显得水平低下，如还要说这是精品，就很难服人。当然这里要排除成人的一些偏见，比如

儿童书一定要“有用”，要能马上帮助孩子改正缺点，等等，就都属于不合理的要求。排除了这些久已有之的偏见，成人的艺术修养、审美能力、辨别能力等，肯定都在孩子之上。所以请成人在替孩子买书时自己也读一读，这也有益于成人和孩子间的交流。本丛书中的大部分作品，正是那种孩子喜欢、成人也喜欢的精品。

还有一点需要补说的，是为什么在完成《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》时，我想到的可与之对读的是一套优秀翻译作品集，而不是一套中国原创作品集。那是因为，当年（20世纪90年代初）中国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，还不足以证明儿童文学的确存在这样三大母题，它们应具有同样的合法性。如前所说，那时强调更多的恰恰还是“有用”，即有“教育意义”——这些作品中的佼佼者或可归入“父爱型”的母题中去，但儿童文学怎能只有这半个母题？这不太单调了吗？所以我才会投入这样的研究。我研究中所参照的，正是全世界的我所能看到的最好的儿童文学。现在，中国儿童文学已有长足的发展，但阅读和参照最优秀的世界儿童文学精品，仍是我们的必修课，并且是终身必修的美好课程。对于儿童读者来说，大量的优秀译作更是

他们所渴望和急需的。现在评论界和出版界似有一种倾向，即为保护和推动国内作家的创作，总想能限制一下对外国作品的引进，以便将地盘留给本土作品。我以为这是很没志气的想法。当年鲁迅先生极端重视翻译，他甚至认为翻译比创作还重要，他把好的译者比作古希腊神话中为人类“窃火”的普罗米修斯，有了火种，人类才会发展到今天。这一比喻在儿童文学界也同样适用。举例而言，20世纪70年代末，如没有任溶溶先生一气译出八种林格伦的“顽童型”作品（包括《长袜子皮皮》《小飞人》等），中国儿童文学会那么快地发展到今天吗？所以，到了今天，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仍需向世界一流作品看齐，我们的佳作还不够多，问题仍然不少，因此，鲁迅的比喻仍没过时。现在我们常说的“三个代表”中，有一个代表指的是“代表先进文化”，世界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就是先进文化，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充分引进之后，本土文化与这样的文化有了充分的交融和碰撞，本土文化才会得以提升并具有同样的先进性。如把先进文化关在门外，以此保护本土文化，那本土文化就不可能发展。所以，为了中国一代一代的孩子，也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今天和明天，必须有更多的翻译家和出版家，把

眼光投向最好的儿童文学，不管它们出自哪个国度，我们都应尽快地“拿来”。我愿把最美的花朵献给这样的翻译家和出版家们！

2013年4月28日写于北京远望楼

1

不，我才不是乌鸦呢！我是一只百舌鸟，我的名字叫帕德。没错，青蛙和癞蛤蟆才取这样的名字，哪会有鸟取这样的名字呢！告诉你吧，打小我学习飞行时，总是一蹦一蹦的，活像只癞蛤蟆，我的爸爸妈妈就给我取了这样一个名字。

在我们生活的热带雨林里，鸟类简直不计其数，它们全都是色彩斑斓，鲜红的，鹅黄的，天蓝的，紫罗兰的，草绿的，粉色的……应有尽有。在这五彩缤纷的世界里，我们，只有我们百舌鸟，是黝黑的。其他的鸟儿就像彩虹插上了翅膀，唯有我们黑漆漆的，毫不起眼儿。当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立在枝头时，那些鸟儿们冲我们飞过来，大声嚷着：“百舌鸟，百舌鸟，利奥家的小玩儿闹！”

俗话说：骂人不可损家长。利奥是我们爸爸的名字，凭什么把它也骂在其内！我们沮丧极了，看看我们这一身的黑，只有老老实实蹲在树枝上。这时候，我们的爸爸飞过来，安慰我们说：“鸟儿不可貌相，别伤心，孩子们！”接着它又压低嗓门说：“瞧我的！”



爸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仰起脖子发出一阵虎啸声：“哇呜——呜——呜——”五颜六色的鸟儿们吓得魂飞魄散，扇动着翅膀飞回高空。好一阵子它们才敢向下面张望，哪里有老虎的影子哟，只有我们——我们百舌鸟坐在枝头朝着它们坏笑。

“你们这群小无赖！小浑蛋！”鸟儿们在空中悻悻地骂着，然后拍着翅膀飞走了。

我们的爸爸言之有理。我们百舌鸟虽然其貌不扬，但是 we 有着无与伦比的语言天赋。就像我们的妈妈常说的：“只要世上有的声音，没有哪一种我们百舌鸟不会模仿。”

当然啰，天才出于勤奋。每天早晨，我们都飞到枝头跟着爸爸学发声。



“听仔细啰！”爸爸轻轻地说。接下来，它会发出潺潺的小溪淌水声，吱吱的猴子尖叫声或者簌簌的风掠树梢声。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就竭力去模仿，模仿得不到位的地方，爸爸就一一给我们指正。我们的学习进度很快，因为语言课带给我们欢悦。

当然啰，带给我们欢悦的还有一些令人叫绝的恶作剧。举例说吧，戏弄老虎就是我们的最爱。

在我们的丛林里，生活着一只名叫潘狄德的老虎。这家伙是个庞然大物，从头至尾有六米长。它的块头大，食量也就大得怕人，从来没有餍足，总是饥肠辘辘地寻找猎物。太阳一落山，它就迈开巨大的虎爪，悄无声息地逡巡在林子里，寻找土豚或者野水牛作美餐。

瞧，潘狄德嗅到野水牛的气味了。它压低身子，一步一步地向野水牛靠近，而那野水牛正在溪边津津有味地喝着水，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毫无觉察。潘狄德把它那手帕一样大的舌头伸出来舔舔嘴唇，露出那一口锋利的白牙，弓起身子，眼看着就要扑过去了！

就在这节骨眼上，我发出一阵长长的虎啸。野水牛撒腿跑开了，就要到口的美味飞走了！潘狄德气得要命，它朝丛林深处东张西望，虎啸声来自林间，莫非这里还有另一只老虎？

我又发出一声虎啸，似乎在告诉它，是我，我在这里，我在树上呢！潘狄德终于看到我了，它狂怒地扑过来，伸

出虎爪，要把树折断。后来它发现折断树不太可能，就缘着树干往上爬。树干不堪重负，很快就向下弯曲并发出“咯咯”的爆裂声，我扇动翅膀飞走了，这回我飞到一丛灌木后面，喉咙里发出哼哼声，活像一只土豚在那里活动。

潘狄德虽笨，听觉还是不赖的。它很快就听到了灌木丛后面的土豚声，轻手轻脚地摸了过来。我不失时机地又模仿了两三次土豚的哼哼声，引得那大老虎又紧张又兴奋。

是时候了！我飞到一棵高树的树冠上，从高处再一次发出土豚的声音。潘狄德在树下高昂着头，它弄不明白，树顶上怎么会有土豚呢？

我扯开喉咙大叫：“哈啰，潘狄德，是我呀，老伙计！你的四肢够发达的，可惜你的头脑太简单了！”

林子里的鸟儿都放声大笑起来。潘狄德气得浑身乱颤，虎啸连连，一时间山鸣谷应。

我们百舌鸟把这危险的游戏称为“揪老虎尾巴”。不过爸爸多次警告我：“你可要小心啰！别玩过头了！尤其要当心，不要立在枯木朽枝上面！”

2
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去：上午上语言课，模仿发声，下午玩耍嬉闹，晚间我们蹲在树洞前的枝丫上憧憬远方的世界。这种日子一直过到我被逮住为止。

关于我被逮的事，得听我慢慢道来。

这事发生在一天上午。那时我们正在上语言课。突然有一只猴子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，边跑边喊：“来了一个白种人！一个白人朝这里来了！”

我们全家“呼啦”一声飞了起来。是的，一个白人



走过来了，离我们家的树已经不远。这个白人个子高得出奇，瘦得像根竹竿，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宽檐帽。他的身后还跟着几个人，人人头顶着叠得整整齐齐的网子。

这些人来这密林深处鼓捣这些网子干啥？我十分纳闷。

那个又高又瘦的白人东张西望了一番，指着离我们家的树很近的一块地方，示意那些人七手八脚把带来的网子整成一个大帐篷的模样。看着这一切，我们这些百舌鸟好奇得要命，我们焦急地等待着那个白人开口说点什么，可是那白人一声不响，只顾埋头干活。直到帐篷搭好以后，那白人才带着随从们离开，离开之前他们在帐篷内的地上撒了一些切碎的水果，以及一些亮闪闪的东西。

我知道，白人和他的随从们没走远，他们就躲在不远处的灌木林后面。爸爸对我们说：“孩子们，得提高警惕噢！”妈妈也提醒我们，待在原地别动。

我哪里按捺得住我的好奇心，率先振翅飞进了帐篷里。周边树上的鸟儿一见有人带头，也扑棱扑棱地飞了下来，进了帐篷。我见到草地上有一面小镜子，有生以来第一遭我从镜子里见到了我的模样。我偏过头去，想瞧瞧我的侧面长什么模样，就在此时，一根棍子扔了过来，正击打在帐篷上，帐篷一下子压下来，把我们通通罩在下面。有几秒钟鸦雀无声，因为大伙儿都被吓傻了，不过转眼间就响起了疯狂的翅膀拍打声和声嘶力竭的呼救声。逃跑已是不可能的了，网眼密密实实，把我们的逃路全都封死了。